

郭店〈太一生水〉「楠」的 語文分析與思想義蘊

范麗梅*

摘要

本文就字形寫法、異文通假、詞例語境分析郭店〈太一生水〉的「楠」字，以為其同時記錄「甫」與「央」所各別通假「薄」與「映」的雙重詞義。「薄／映」分別與「搏」、「攪」等語詞相關，並同時以從「𢇛」聲之「擊」、「繫」進行訓釋，二者是上古宇宙觀內涵貫通的兩重概念，具有迫近、交接等平行意義。在〈太一生水〉中，具體表達天地萬物通過迫近交接，產生諸如陰陽等兩種以上性狀的相搏擊、相攪繫（或映照），方能有所攪得、擊取，進而從無到有，形成天地萬物的各種形體。《淮南子》〈要略〉所謂「嬰薄」，張衡《靈憲》所謂「感薄」、「擊命」，正是說明此一雙重詞義、兩重概念的最佳例證。此外，在論證過程中，本文亦考釋郭店《老子乙》的「繫」字，說明其與「映／攪」的緊密關係。

關鍵詞：郭店楚簡、太一生水、老子、宇宙觀、出土文獻

一、前言

在上古宇宙生成思想的研究中，學者已提出許多重要的哲學範疇，包括

2014 年 10 月 23 日收稿，2015 年 4 月 16 日修訂完成，2015 年 5 月 13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天一人」、「形而上者一形而下者」、「道一器」、「名一實」、「陰一陽」等等的研究架構，已然成為深入研究不可或缺的進路。¹然而在現有哲學範疇不斷開拓與深入的同時，還有不少有別於上述範疇的哲學語詞被忽略了。雖然若干研究或許散見於字詞考釋與思想闡釋的討論中，然而卻未引起學者普遍的關注。²這其中包括以動詞的語法形式出現在各種範疇之間、表達種種運動模式、連接關係、演變樣態等涵義的語詞。倘若承認思想導引著語文的使用、語文牽制著思想的展開的話，針對這些語詞作深入的研究，應是勢所當然的。

尤其結合以寫本形式問世的出土文獻，其可貴的價值就在於這些語詞通過手寫文字透露了思想的各種可能。手寫文字存在著異文或通假字等各種差異，不似印刷統一的標準字。這些差異一方面影響著字詞的解讀，另一方面，在語文使用規律與非規律的參差之間，卻透顯了思想取向的多元與不同。換句話說，在寫本的時代，語文與思想的互動比想像中還要激烈，思想的種種內涵都可能在寫本的字裡行間表現出來。因此對這些語詞的各種異文或通假關係進行更周全的研究，才有可能對其思想義蘊取得深入的理解。

基於上述認識，本文以郭店楚簡〈太一生水〉的「𣎵」字作為研究的起點。〈太一生水〉論述天地萬物生成的根源、發展的階段、運作的模式，是郭店楚簡中討論宇宙生成的重要篇章。其「太一」與「水」作為重要的哲學範疇，發表以來一直被熱烈的討論。相形之下，「𣎵」字對照若干異文被解讀為「輔」之後，除了少數學者提出若干不受注意的釋讀之外，在數量龐大的相關

- 1 「哲學範疇」或稱「觀念字」，詳細討論可參張岱年，《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臺北：五南出版社，1996）；張立文，《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人道篇）》（臺北：五南出版社，1997）；（德）溫特爾班（Wilhelm Windelband）著，羅達仁譯，《哲學史教程：特別關於哲學問題和哲學概念的形成和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鄭吉雄編，《觀念字解讀與思想史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 2 例如周鳳五曾對郭店楚簡中的「暴」、「取」、「主」、「肆」等字進行考釋，指出其中借喻於兵法以討論人性的書寫，習見於《孟子》等書。詳周鳳五，〈郭店〈性自命出〉「怒欲盈而毋暴」說〉，《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頁 189；周鳳五，〈上博〈性情論〉「金石之有聲也，弗叩不鳴」解〉，收入單周堯、陸鏡光編，《語言文字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頁 9-11。

研究中幾乎沒有太多異議。然而根據「補」字所在全篇的地位，其實正以動詞的語法形式連繫著各個生成發展的階段，表達著萬物生成的運動模式，無疑是全篇關鍵的語詞。尤其必須注意的是通過字形分析，以及與異文或通假字的比較研究，「補」所蘊含的多元意義才能發掘出來，連帶〈太一生水〉中豐富的宇宙生成思想也才能徹底的進入更深層次的討論。

二、「補」的兩種寫法解析

郭店〈太一生水〉首段開宗明義鋪陳了宇宙天地的生成順序，簡 1-3：

太一生水，水反補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補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補】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補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補也，是以成四時。四時復【相】補也，是以成滄熱。滄熱復相補也，是以成濕燥。濕燥復相補也，成歲而止。³

「反補」與「相補」是連接宇宙天地生成各種要素，從太一，成天，成地，以至成歲的極為重要的關鍵詞。然而「補」字，自整理者釋讀作「輔」以來，學者罕見爭議。唯其中有兩家與眾不同的說法，第一是劉信芳初步整理相關字形，將「補」改隸作「𠂔」，讀作「景／影／映」，指出先民依據「水」（水準，平臺）上的投影內容來認識天體及其運行規律，因此投影的本質是太一，而現象是天地、神明、陰陽等等，天象天體之運轉決定了地上萬事萬物的化成。⁴第二是陳偉以為「補」應讀作「薄」，解為迫近、交接之意，並舉《周易》〈說卦〉、《淮南子》〈汜論〉所載「陰陽相薄」等例作說明。⁵以上兩位學者提出的釋讀意見，相對於整理者所釋作的「輔」，其實包含著更準確與更豐富的思想義蘊，但由於缺乏更詳細的論證，因此未受到學者的重視，更未曾針對看似完全不同的釋讀意見展開論爭。

細審〈太一生水〉接連出現的多個「補」字，其實寫法並不全然一致。

3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郭店楚簡皆據此書，以下從略不另註。

4 劉信芳，〈〈太一生水〉與〈曾子天圓〉的宇宙論問題〉，《古墓新知》（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2），頁 14-15。

5 陳偉，《郭店竹書別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 26。

爲便比對，先依其差異分成如下兩種：



兩種寫法皆從「木」，最大的不同在於右邊的聲符「甫」。「甫」字原從「𠂔」從「田」，後「𠂔」變形音化爲「父」聲，「田」亦訛變成類似「用」的寫法。⁶ 很明顯的，第二種寫法的上半部皆從「父」聲，與「甫」從「父」聲一致，第一種則未將「父」字寫全，僅略有筆意。第一種寫法又見於同墓所出的《老子丙》簡 13：「能楠萬物之自然」，其「楠」字亦未將「父」字寫全，但有相同文例見於同墓的《老子甲》簡 12：「聖人能專萬物之自然」，對應「楠」字作「專」，現列二字如下：



「專」字從「甫」從「又」，或說從「父」聲、從「田」、從「又」，其「甫」字保留了原來從「田」的寫法。馬王堆《老子》與傳世本《老子》此皆作「輔」，因此「楠」字儘管有「父」字不全的寫法，然而在文例對照下，還是可以確認其有從「甫」聲的讀法。此所以儘管〈太一生水〉整理者忽視「楠」字兩種寫法的差異，逕讀作「輔」，卻罕見爭議。然而，追跡郭店楚簡中「專」字的其他寫法：



可發現其上半部從「父」聲，下半部從「田」從「又」，都與上述「專」字一

6 有關「甫」的字形演變，參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頁 109-110。

致，唯「又」字或更加簡省，豎筆與「田」相連，橫筆則成一小橫劃。對於「甫」，依然保留「田」的寫法，與〈太一生水〉訛變成類似「用」的寫法，有很大的區別。倘若將「甫」保留「田」與訛成「用」的兩種寫法，放到整個戰國文字書寫的情況中，其實可以看到二者交涉的現象。包山楚簡作為地名、人名、國名等從「甫」的字，⁷ 約略可以分成三種寫法：

第一種：



文書 175



文書 61



文書 145



遺策 267

第二種：



卜筮祭禱 228



卜筮祭禱 239

第三種：



遺策 277



卜筮祭禱 226



卜筮祭禱 234

三種寫法的「甫」上半部皆從「父」聲，唯第二種的後一例略有簡省。至於下半部，第一種寫法已然訛成「用」。第二種寫法既保留「田」，下方又加上已訛的「用」，最能窺見「田」訛成「用」，二者在書寫演變中介入的痕跡。第三種寫法亦訛成「用」，但還在下方加上向外的左右兩撇，以及豎筆下方的一小橫劃。除了最後的一小橫劃，此與〈太一生水〉「甫」的寫法最為近似。總的而言，包山「甫」字的寫法，已具體而微的說明了所從「田」與訛成「用」之間的關連，同時也說明了〈太一生水〉、《老子》的「甫」與「尊」在文字書寫上的相關。

然而還值得注意的是包山「甫」的第三種寫法，其與〈太一生水〉的「甫」

7 例如「郚」，李學勤讀為「巴」，亦即認為此字從「甫」聲。詳李學勤，〈包山楚簡「郚」即巴國說〉，《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3.6(2006.11): 6-7。劉信芳，《包山楚簡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包山楚簡皆據此書，以下從略不另註。

最爲近似，特點在於「田」訛成「用」後，還在下方加上向外的左右兩撇，以及豎筆下方的一小橫劃。查考楚簡，這樣的寫法其實與「央」字非常近似，以下列舉讀作「殃」、「瑤」、「英」、「鞅」等「央」或從「央」之字：⁸



上博用曰 2



上博三德 4



上博彭祖 7



上博子羔 11



包山卜筮祭禱 201



上博逸詩 1



包山遣策 271



包山遣策 273

除了第一、二例，其他「央」字下方都有向外的左右兩撇，以及豎筆下方的一小橫劃。此與包山「甫」第三種寫法的下方幾乎全同，尤其觀察「央」字，普遍在豎筆的右上方又還多了一小橫劃，此在包山「甫」第三種寫法的第一例亦可見到，因此二者最大的差異僅在於上半部是否從「父」聲。此外，可以再比對清華簡與上博楚簡中各別讀作「父」、「布」、「扶」、「輔」以及作為地名的從「甫」之字：⁹



清華耆夜 2



清華金滕 11



清華繫年 69



清華皇門 13



清華周公之琴舞 10



清華良臣 10



上博命 4

多個「甫」字的下方亦與上述「央」的寫法相同，尤其〈皇門〉的寫法，包括最下方向外左右兩撇、下方豎筆上一小橫劃，以及豎筆右上方一小橫劃等等，都與「央」的寫法一致。清華簡諸字基本都還保留上半部從「父」聲的

8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上博楚簡皆據此書，以下從略不另註。

9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上海：中西書局，2010-2012）。清華簡皆據此書，以下從略不另註。

完整寫法，至於上博《命》簡 4 則與《太一生水》「甫」不將「父」字寫全的第一種寫法相同，然而下方還是與「央」字寫法一致。因此通過上述「甫」與「央」的對照，可推知二字在發展過程中很可能產生趨同或混同的現象。在甲骨文或金文書寫中，明確可見二者是寫法無關的兩個字，然而發展到戰國文字，卻逐漸出現近似的寫法。舉例如下：¹⁰

甫	 合 20142	甫	合 20221	 宰甫卣	 穌甫人匜	 黃子盃
央	 合 10404	 合 17555 正		 央簠	 號季子盤	

甫	 曾侯乙 170	 清華繫年 105	 貨系 1428	 鷹節	 璽彙 0060
央	 雲夢日乙 207	 新甲 1.3	 央□戈	 天卜	 新甲 2.22

的確，通過諸字的排比，可以清楚看到「甫」與「央」的下半部在戰國文字中趨同的現象。劉釗在說明同一系統內文字相互影響發生類化，相近形體之間產生趨同現象時，亦曾舉「甫」與「央」作為例子，說明其來源不同，但都曾被類化為從「用」。¹¹ 的確，不僅僅趨同類化成近似「用」的寫法，同時通過上述從「甫」與從「央」的例子，還可以看到下方向外左右兩撇、下方豎筆上一小橫劃等的趨同類化。唯不同文本以這些字形各自記錄著詞義，其間的異同則取決於書寫者與解讀者在實際語境中的應用。

回到《太一生水》「甫」字的書寫，考慮到其亦處在整體戰國文字書寫的認知背景下，其「甫」字上方「父」聲寫全與否的兩種寫法，以及下方同於「甫」、「央」類化的向外左右兩撇，二者似乎是相關連的。因為在「甫」與「央」類化的書寫背景下，區別「甫」、「央」差異最關鍵的只有「父」聲，而在重複書寫多個「甫」字時，卻安插若干「父」聲不寫全的情況，兩兩對照之下，此似乎隱隱暗示了諸字在讀為「甫」聲的可能之外，還配合下半部與「央」字類化的近似，而有讀為「央」聲的可能。換句話說，《太一生水》的「甫」

10 以下字例選自李宗焜編著，《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董蓮池編著，《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滕王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

11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頁 100、108。

很可能同時記錄了從「甫」、「央」二聲的語詞。無獨有偶，與〈太一生水〉語境一致，同樣涉及北極北斗等意象，且論述天體運行與人事治政關係的，還有上博楚簡的〈天子建州〉，其甲篇簡 6、乙篇簡 5 出現如下用字：



此字整理者隸讀作「央」，但釋讀仍有爭議。不過純就其字形分析，其上半部從「父」聲，下半部包括向外左右兩撇、豎筆上一小橫劃、豎筆右上方一小橫劃等等，都與上述「甫」、「央」類化的寫法一致。換句話說，此字亦同時表現了「甫」、「央」二字的字形。討論至此，似乎可以說〈太一生水〉與〈天子建州〉這類字形，是在「甫」、「央」二字趨同類化的情況下形成的書寫。就〈太一生水〉的書寫者或解讀者而言，將連續出現的「甫」字寫作兩種，使之既記錄「甫」所通假的音讀，同時也記錄了「央」所通假的音讀，有意在這個全篇中極為重要的關鍵詞上，以其書寫的立異表達多層次的思想內涵。與〈太一生水〉簡長等形制相同的《老子丙》，其「甫」字寫法，不與同文例的《老子甲》的「專」相同，反與〈太一生水〉的「甫」相同，亦可見其有意呼應此一做法。而就〈天子建州〉而言，則是直接將「甫」、「央」兩種字形合寫，以表達多層次的思想內涵。唯此一部分必須進入〈太一生水〉、《老子》、〈天子建州〉等各篇的語境中作更詳細的說明，在此不贅。因此上文所引陳偉與劉信芳指出「甫」字應讀作從「甫」聲的「薄」與從「央」聲的「映」，兩種看似完全不同的釋讀，其實就字形而言，兩者在書寫過程中完全可能混同。

三、「薄 / 映」所在的思想語境

從甫聲的「薄」與從央聲的「映」，作為〈太一生水〉著意書寫以表達多層次思想的涵義，到底有何關連？必須深入〈太一生水〉的語境與整體思想作闡析。在此先對從甫聲的「薄」與從央聲的「映」的異文通假、詞例語境作說明，前引陳偉與劉信芳的考釋皆有一問未達。首先，從甫聲的「薄」，陳偉已指出有迫近交接之意，此字習見於與〈太一生水〉語境一致的文獻，例

如陳偉已提及的《周易》〈說卦〉的「雷風相薄」，其實類似的文句還出現在馬王堆帛書〈易之義〉，並且可以校正〈說卦〉「水火不相射」所誤衍的「不」字。現以〈說卦〉補〈易之義〉殘損的部分，徵引如下：

【是】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兩之，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畫而為章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火水相射，雷風相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故易達數也。¹²

由天地人的立定生成開始論述，與〈太一生水〉鋪陳天地生成的語境一致。其中雷風「相薄」，指雷與風二者經由迫近交接而產生。這是天地定位之後，山川大澤之間，氣開始通行，所促成種種自然現象運作的結果。此外，〈說卦〉還有另一句話：「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¹³指出「相薄」的產生也出現在陰陽之間，若結合上文立天之道最根本的兩種性狀正是陰與陽來看，則「薄」作為天地生成運作的基本描述，應該可以確定，前述的雷風只是諸種現象中的兩種而已。《淮南子》〈墜形〉言正土等諸氣御乎埃天等諸天時，即多次提到「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¹⁴又《說文》：「蠱，黔易薄動蠱雨，生物者也。」¹⁵皆表明雷電等自然現象正產生於陰陽的相薄。換句話說，「相薄」指的正是陰與陽兩種根本性狀的相互迫近交接，其促使一切現象產生，是說明天地生成的習見用語。〈太一生水〉的生成系列中，陰陽的相互作用也是其中一個階段，其謂「陰陽復相補」，指的就是陰與陽的相薄、相互迫近交接，可見此一釋讀用於〈太一生水〉的語境中不成問題。

同時，進一步查考文獻，類似語境的陰陽「相薄」又作「相搏」，《黃帝內經》〈玉版〉：「陰陽不通，兩熱相搏。」又《黃帝內經》〈根結〉言「形氣之逆順」時提到：「刺不知逆順，真邪相搏。」¹⁶並以「陰陽四溢」、「陰陽相

12 張政烺，《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5、26、139、140。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頁 183。

13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184。

14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375。

15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571。

16 張志聰，《黃帝內經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頁 341、43。

錯」來形容此一狀態，皆言及陰陽狀態下的兩熱或真邪的「相搏」，其義與「相薄」的迫近交接相同。其中除了陰陽的相「薄／搏」之外，還提到陰陽的「相錯」，若結合上文〈說卦〉排比的「火水相射，雷風相薄，八卦相錯」來看，則在此處列舉的「相射」、「相薄／相搏」、「相錯」恐怕都有近似的涵義，表達兩種以上性狀的相互迫近交接。文獻中這類表述多互換使用，《左傳》〈昭公十七年〉：「水火所以合也。」杜《注》：「水火合而相薄。」《釋文》：「薄本又作搏。」¹⁷ 可知「相薄」與「相搏」通用，同時此處言水火的「相搏／相薄」，其實正似於〈說卦〉火水的「相射」。此外《太玄》〈玄柎〉論述「維天肇降生民」時言及「陰陽相錯，男女不相射」¹⁸ 亦提到陰陽、男女兩種性狀的「相錯」、「相射」，可見上述用語涵義近似。

陰陽之間「相薄／相搏」或「相錯」的運作，也普遍出現在天地萬物生成的論述語境中，例如：

天地以設，分而為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淮南子》〈天文〉）

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淮南子》〈氾論〉）

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荀子》〈禮論〉）¹⁹

言天地萬物的生成，並且強調陰陽兩種根本性狀在此間的作用，除了圍繞在「相薄」、「相錯」的用語，還提出陰陽、雌雄的「相接」，很顯然的，其義也與「相薄／相搏」等迫近交接相當。若回到〈太一生水〉所言生成系列中的各個階段，兩種性狀的相互作用，除了陰陽之外，還包括神明、滄熱、濕燥等，事實上文獻中亦言及這些性狀的「相接」、「相薄／相搏」，試舉如下：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

17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839。

18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208-209。

19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282、934、980。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366。

陽和，而萬物生矣。（《淮南子》〈泰族〉）

寒與熱相搏。（《黃帝內經》〈刺節真邪〉）

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淮南子》〈說林〉）²⁰

所謂神明接、寒熱相搏、水濕與火燥的相互作用而成陰陽的相薄，皆說明了將「相接」、「相薄／相搏」等迫近交接的涵義置入〈太一生水〉包括神明、滄熱、濕燥諸性狀交相作用的「楠」字理解中，將之讀作「薄／搏」，應是合理的。

然而「薄／搏」作為〈太一生水〉全篇極為重要的、連貫多個生成性狀的用語，其涵義恐怕不僅止於如此平面簡單的解釋。查考陰陽二性狀的互動，文獻中還有「陰陽相照」的記載，《莊子》〈則陽〉記錄少知與大公調的對話，前者詢問：「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後者回答的首句即是：「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²¹即言萬物之起於陰陽相照中的或害或治、四時相代中的或生或殺。其所謂「相照」，意即相互的映照，可以與前述「相映／相景／相影」的意義連貫起來。《文選》〈宋書謝靈運傳論〉：「獨映當時。」李等《注》引劉良：「映，照也。」《廣雅》〈釋詁三〉：「景，照也。」《淮南子》〈原道〉：「照日光而無景。」《後漢書》〈律曆志上〉：「陰陽和則景至。」²²即可見陰陽二性狀相照映而生景／影像的說明。

陰陽之能相「薄／搏」，又能相「映／影」，很可能正是〈太一生水〉「楠」所著意記錄的涵義。「薄／搏」與「映／影」看似無關的兩種概念，其實深入其訓釋，可以發現二者平行的意義，尤其在類似〈太一生水〉所言天地生成或天體與人事相關運作的語境中，更是內涵貫通的兩個重要概念。不過在深入討論之前，有必要先說明「映／影」的相關認識，這部分可通過與〈太一

20 若干文字據王念孫校補。詳何寧，《淮南子集釋》，頁1379-1380、1221。張志聰，《黃帝內經集注》，頁439。

21 王叔岷，《莊子校詮》（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034。

22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74），頁943。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86。何寧，《淮南子集釋》，頁14。南朝宋·范曄撰，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064。

生水》同墓所出的《老子》有關「影」的書寫獲得。

四、郭店《老子》的「寵辱若影」

郭店《老子乙》簡 5-8 有一段重要的文句：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或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以托天下矣；愛以身為天下，若可以去天下矣。

其中關鍵的「驚」字，簡文寫法如下：



此字王弼本《老子》〈十三章〉等傳世本皆作「驚」，出土的馬王堆帛書、北大簡《老子》亦作「驚」。²³ 整理者以為此字從「糸」從「𠂔」，釋為「纓」，讀作「驚」。裘錫圭按語以為從「𠂔」從「縈」，仍可釋為「纓」。²⁴ 然而白於藍指出整理者對此字的隸定不夠準確，此字上半部應從「目」，下半部則如裘錫圭指出的是「縈」，並指出「目」或從「目」之字如「瞿」、「睪」、「矚」多具有驚顧、驚視之義，以為此或為「驚」之異構，或為「營」之異體。²⁵ 裘錫圭後亦支持此說，指出所從之「目」實皆從「覷」，唯二者可以相通，此字可以看作「營」之異體，根據文意的並列關係應讀為「榮」。²⁶ 詳考上述字形，其上半部的確如同白於藍指認的不是均作平首狀的雙「貝」，而是作銳角狀的雙「目」，下半部也的確如同裘錫圭所言從「縈」，或說是簡省中間「冂」形的「縈」，亦即此字應隸定作「驚」或「驚」。就學者所列舉的訓釋和古音關係而言，此

23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4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頁 119 註 5。

25 白於藍，〈讀郭店簡瑣記（三篇）〉，《古文字研究》第 26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308-309。

26 裘錫圭，〈「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中華文史論叢》2013.3: 4-6。

字讀作「驚」或「榮」，皆具備某種通讀的理路。尤其原先視作從「𠂔」或釋「嬰」的看法，核諸古文字「𠂔」、「嬰」屬於另外一個字，另有不同的寫法，更可說明上述字形分辨的合理性。²⁷

然而「𠂔」在文本傳抄與解釋過程中，與「驚」、「纓」、「縈」等字的關係，似乎還可以進一步討論。尤其傳世本與出土漢初《老子》等文本皆作「驚」，其與「𠂔」之間的異同，也應該作出更周全的說明。因此本文雖不擬探尋各別字形、字義、字音演變之源流關係，但擬說明諸字隨著字形近似或類化、語音相近而通假等可能因素，而發生各種思想意義上的關連。詳考《汗簡》與《古文四聲韻》中對「嬰」字的輯錄，約有三個字形值得注意：分別是《汗簡》載《義雲章》列入「𠂔」部屬下的「嬰」；《古文四聲韻》載《古老子》以及《義雲章》的「嬰」：²⁸



首先，三個「嬰」字的上半部，明顯與簡文「𠂔」上半部的寫法一致，雖然略有訛變，但皆能看出作銳角狀的雙「目」，尤其《汗簡》還將此「嬰」字收在「𠂔」的部屬下，可見宋人對此字的部件有一定的認知，因此儘管二者有從「貝」或從「目」的區別，然而在其所接觸的文本書寫中，並不妨礙「𠂔」作為形符記錄著「嬰」聲之字，二者並非壁壘分明。此外，郭店《老子甲》簡 27 還有「𠂔」字，傳世王弼本作「銳」，出土馬王堆帛書甲本作「閱」，乙本作「兌」，而《古文四聲韻》載《古老子》「閱」字作「𠂔」。²⁹「𠂔」與「𠂔」為文本異文，一作平首狀的雙「貝」，一作銳角狀的雙「目」，亦可看出二者

27 有關「嬰」字與從「𠂔」之字的討論，可參馮勝君，〈試說東周文字中部分「嬰」及從「嬰」之字的聲符——兼釋甲骨文中的「𠂔」和「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67-79；陳劍，〈清華簡〈皇門〉「𠂔」字補說〉，《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70-176。

28 宋·郭忠恕編，《汗簡》（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8。宋·夏竦編，《古文四聲韻》（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30。

29 夏竦編，《古文四聲韻》，頁 77。

之間接觸的痕跡。

其次，第一、三個「嬰」字的下半部，作兩劃下引交互之形，即可能來自與「嬰」相同從「縈」的部分筆劃。查考「縈」字，《說文》分析其字形「從系，熒省聲」，³⁰ 實際上就是從「𤇀」聲，現將「縈」與「𤇀」等古文字形列下：



縈伯簋



盛君縈匱



康鼎



衛簋

張世超等指出此象二燭相交之形，訛爲「𤇀」，後累增意符「火」而爲「熒」。³¹ 其解釋誠然。若將「𤇀」形與上述第一、三個「嬰」字作比較，很顯然的，二者下半部皆作兩劃下引交互之形。因此上述第一、三個「嬰」字的寫法，很可能就來自類似「嬰」等字形的簡省而成，其上半部亦從「目」，下半部亦從「𤇀」之省。並且「𤇀」與「嬰」的通假關係密切，沈培即曾指出從「縈」得聲的字跟從「𤇀」得聲的字本來關係就非常密切，並舉「縈與嬰」、「縈與嬰」、「縈與嬰」等相通的例子。³² 因此從「𤇀」之字當然可以記錄「嬰」聲之字。

通過《汗簡》、《古文四聲韻》對「嬰」三個字形的輯錄，爲我們保留了「嬰」與「目」、「縈」、「纓」諸字在傳抄過程中具有關連的痕跡。結合形符「目」表達的驚顧、驚視等義，以及聲符「縈」或「纓」的語音通假，就可能出現讀作「驚」的文本。諸字的上古音關係也很緊密：

【嬰】影耕 *iɛŋ

【纓】影耕 *iɛŋ

【熒】匣耕 *ɣiweŋ

【縈】影耕 *iweŋ

【驚】見耕 *kʰieŋ

30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657。

31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頁 2447。

32 沈培，〈清華簡字詞考釋二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1.9，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67（2011.1.9 上網檢索）。

聲紐皆在喉部，而韻部皆在耕部，可以通假。事實上在上古文獻的訓釋材料中，也可以看到這個現象，《毛詩》〈小雅·伐木〉：「鳥鳴嚶嚶」，《毛傳》：「嚶嚶，驚懼也。」³³ 從「嬰」之字與從「𦣻」之字，以及與「驚」字之間具有訓釋關係。因此通過上述的材料與現象，也就無法忽視「𦣻」字與「驚」、「纓」、「縈」等字的關係，有必要再深入《老子》文本的語境，去對「𦣻」字作更精準的釋讀。

《老子》所謂「寵辱若𦣻，貴大患若身」，在郭店楚簡公布以後，學者曾作過相當重要的分析。鄭剛依據句法與文意脈絡，指出「寵辱」與「貴大患」的句式相同，皆是動賓結構。而「𦣻」當讀作「影」，與後文的「身」實為一體，同樣是物質名詞。並且影在身下、得失常易，也符合此句所在包括「寵為下」、「得之若影，失之若影」等全段文意。³⁴ 裘錫圭亦認為「寵辱」與「貴大患」為動賓結構，並引吳澄與劉師培相同的意見作說明。然而讀「𦣻」為「榮」，乃前文「辱」的反義詞，以為老子主張像常人寵榮那樣寵辱，像貴身那樣貴大患，而大患指死，貴大患若身，就是將生與死的價值同等看待。³⁵ 上述兩種說法，包括對「寵為下」與「寵辱若𦣻，貴大患若身」解為動賓結構的句法分析完全一致，不同之處僅在於對「𦣻」的釋讀。

倘若就行文的脈絡來看，「寵」與「貴」皆為動詞，所及賓語有「辱」、「𦣻」、「大患」、「身」四者。「辱」與「大患」對文；「𦣻」與「身」對文。因此「大患」與「身」的關係，是考慮「辱」與「𦣻」的關係，以及釋讀「𦣻」的關鍵。首先「大患」與「身」的關係，倘若按照裘氏的思路，其以為「大患」指「死」，又以為「貴大患若身」是將「死」與「生」同等看待，那麼其所認為「大患」與「身」的關係，就猶如「死」與「生」一般亦構成反義的關係，亦即與「大患」之「死」相反的是「身」之「生」。這樣的理解基本上是將「身」與「生」等同起來考慮，《韓非子》〈喻老〉：「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可也。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又《淮南子》〈詮言〉：「身以生為常，富貴其

33 漢·毛氏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頁327。

34 鄭剛，〈是謂寵辱若纓〉，《楚簡道家文獻辨證》（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頁104-108。

35 裘錫圭，〈「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中華文史論叢》2013.3: 5-7。

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³⁶二者皆指出「身」以「生」的狀態爲常態，似乎可以看到「身」與「生」相當，尤其後者也提到此可以「託天下」，與《老子》此段文字正合。然而仔細推敲，前者還提到「身」的不「死」，換句話說，「身」不僅有「生」的狀態，還有「死」的狀態，「身」與「生」有可能不在等到的位置上。這一點，《韓詩外傳》敘述得更加清楚：「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³⁷指一切的富貧、貴賤、安危、榮辱、譽毀，都因「身」而起，而「身」憑藉著氣而有「生」、有「死」。由此可以確定構成相反意義的是「生」與「死」，而「身」其實是處於「死」與「生」兩種相反狀態的主體。此外，再推及文獻關於「患」與「身」的使用，例如《禮記》〈禮運〉：「明於其利，達於其患。」《戰國策》〈秦四〉：「設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榮，其身故利而無患。」³⁸可知與「大患」相反義的是「大利」，「大患」與「身」並非反義的關係，「身」在此處亦是「大患」與「大利」兩種相反狀態發生的主體。基於上述對「大患」與「身」關係的理解，可推知「辱」與「繫」的關係亦然，與「辱」相反義的是「榮」，而「繫」是「辱」與「榮」兩種相反狀態發生的主體。因此「繫」在此處如果逕讀作「榮」，則是將「繫」與「榮」等同起來考慮，此即裘錫圭依據「身」與「生」等同的考慮，亦將「繫」與「榮」等同，讀「繫」爲「榮」。然而如果不作等同的話，將「身」與「死（大患）」、「生（大利）」；「繫」與「辱」、「榮」看作是主體與主體所處兩種相反狀態的關係，那麼似乎可以對《老子》這段話有更深刻的認識，也能對「繫」與「驚」兩種文本的出現，以及其思想內涵的關連作出更周全的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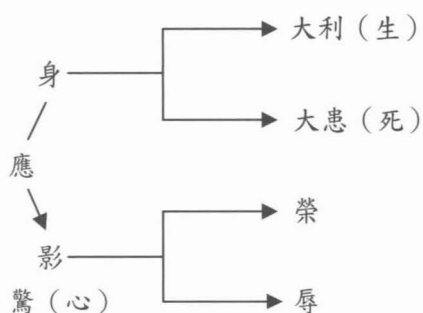
事實上，元代吳澄已能清楚說明這段話的行文脈絡，其謂：「寵，猶愛也。」

36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157。何寧，《淮南子集釋》，頁1023。

37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96），頁667-668。

38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頁431。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90），頁248。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258。

名位之尊，人以為榮，反觀之，則辱也。故知道者不愛，而愛之者於此而驚焉，謂不能忘之而以之動心也。貴，猶重也。貨財之富，人以為大利，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身，謂不能外之而以之自累也。」³⁹ 吳澄雖然是在傳世本「驚」的脈絡下作出解說，然而並不妨礙其對諸詞關係的理解。首先其指出動詞「寵」的賓語是「辱」，但也包含反觀的「榮」，而所「驚」者在於「心」之驚動；同理，「貴」的賓語是「大患」，但也包含反觀的「大利」，而所「身」者在於「身」之自累。顯然，根據「驚」字在此用作動詞義，吳澄將之視作「心」的作用來看，其亦將「驚（心）」與「辱」、「榮」；「身」與「大患」、「大利」看作是主體與主體所處兩種相反的狀態。因此倘若回到郭店《老子》「繫」的脈絡，「繫」如同鄭剛讀作「影」的話，反而更能釐清諸詞之間的關係，並深入其中思想的內涵。根據上述理解，可將「寵辱若影／驚，貴大患若身」諸詞的結構關係試列如下：



除了可以看到「身」與「大患（死）」、「大利（生）」的關係，以及「影／驚（心）」與「辱」、「榮」的關係，同時也能看到「寵辱若影／驚」與「貴大患若身」兩個並列文句之間的關係。首先「影」與「身」實為一體，影乃身之應，隨人身行動而改變，《春秋繁露》〈保位權〉：「形立於上，影應於下。」《莊子》〈徐无鬼〉：「影之守人也審。」《列子》〈說符〉：「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⁴⁰ 同時「心（驚）」與「身」亦實為一體，心為身之本，掌管人身的各種行動，《淮南子》〈泰族〉：「心者，身之本也。」《春秋繁露》〈天地之

39 元·吳澄，《道德真經註》（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12。

40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頁175。王叔岷，《莊子校註》，頁980。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239。

行)：「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韓非子》〈解老〉：「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⁴¹ 因此前後兩個並列的文句，無論是「影」或是「心」都連繫著「身」。《春秋繁露》〈保位權〉記載人君「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曾作過一系列的排比，可以清楚看出「身」、「心」、「影」三者緊密的關係：

因國以為身，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應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為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影，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紬。⁴²

指出人君因順著國家而成其「身」，因順著臣民而成其「心」，其「心」關注著臣民所言所事而產生的聲之「響」、形之「影」來進行治理。聲與響，形與影，各是一組相應發生的因果狀態，人君必須虛靜其「心」，才能保持耳聰以聽其「響」，保持目明以視其「影」，若能如此，就可確保一切「響」或「影」的結果能夠清而生「榮」，否則就只能濁而生「辱」。換句話說，「身」是根本，而「心」面對各種言與事，將產生各種「響」與「影」的結果，進而帶來「榮」與「辱」。因此倘若回到《老子》的語境，根本之「身」有大患大利之分的話，那麼「影」或「心」就有榮辱之別，榮或辱的感受都來自於所得之大患或大利。一切都圍繞在「身」的作用與被作用下。「寵辱若影，貴大患若身」的直接語意就是貴寵屈辱就如同對待影子一般，貴寵大患就如同對待身體一般。換言之，就是以對待影子的態度來面對屈辱，以對待身體的態度來面對大患。謹慎的把握住「身」，才能清楚的看到大患的本質，亦即此本質由「身」而起，猶如身之死一般，蘊含於身之生，有生必有死，人永遠無法擺脫死的大限，貴生即貴死。準此，大患亦然，蘊含於大利，有利必有患，貴利即貴患。因此若能了解大患的本質，就能以大患為貴，就不會僅僅趨利而避患。此即《莊子》〈知北遊〉所倡「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因此「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的道理。⁴³ 同理，謹慎把握住「身」，也才能掌握由身而成之「影」，

41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413。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頁 460。王先慎，《韓非子集解》，頁 146。

42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頁 175-176。

43 王叔岷，《莊子校註》，頁 807。

以及由身而行之「心驚」，清楚看到如影之辱、如心所驚之辱的本質，亦能以辱爲寵，就不會僅僅的愛榮惡辱。不趨利避患、不愛榮惡辱，也就能不在得失之間擺盪，培養出獨立超然的品格。因此《老子》此段下半部分極關注「身」的重要，指出大患之根源來自於「身」，無身即無患，無身即無影、無心驚，亦無辱，此所以能夠培養出可托天下或可去天下之人，亦在於其對於「身」的貴愛如何。⁴⁴

總的而言，通過上述分析，可知「𦣻」應如鄭剛所言讀作「影」，其與光之「映／景」等是一組相關的涵義。「𦣻」所從之「𦣻」，所通假之「纓」，與「映／景／影」的上古音皆很緊密：

【𦣻】影耕 *iwen

【𦣻】匣耕 *ɣiwen

【嬰】影耕 *iɛŋ

【纓】影耕 *iɛŋ

【映】影陽 *iaŋ

【景】影陽 *iaŋ / 見陽 *kiaŋ

【影】影陽 *iaŋ

諸字聲紐皆在喉部，韻部則耕陽旁轉，皆可相通。尤其「𦣻」所從之「𦣻」、所通假之「纓」皆與光之「映／景／影」有關。首先，「𦣻」所從的「𦣻／𦣻」，《說文》：「𦣻，屋下鐙燭之光。」《後漢書》〈馬融傳〉：「確扈𦣻。」李賢《注》：「𦣻，光也。」⁴⁵亦即承繼其初文燭光相交的意義，誠如張世超等所指出的從「𦣻」聲之𦣻、瑩、營、榮、縈等字皆有光明、交互、繁盛之義。⁴⁶而從「𦣻／𦣻／𦣻」之「𦣻」讀作「影」，表達隨著光線交接而出現的光影，正與「𦣻／𦣻」的涵義相符。前文已指出「影」與「景」、「映」三字指示的內涵相當，

44 有關這方面的詳細討論，詳參范麗梅，〈金心在中不可匿——郭店楚簡與先秦辱患中的身心試煉〉，待刊稿。本文初稿曾陸續宣讀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之「透視苦難：概念與表述」學術座談會（臺北，2012.8.27），及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臺灣中文學會主辦之「漢字與中文學術傳統」臺灣中文學會第三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臺中，2013.11.9-10）。

45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490。范曄撰，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頁682。

46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頁2447。

其實三字亦皆含有光明的意義。《說文》：「景，日光也。」段《注》：「後人名陽日光，名光中之陰曰影。」《後漢書》〈班固列傳〉：「吐金景兮歆浮雲。」李賢《注》：「景，光也。」《文選》左思〈蜀都賦〉：「金鋪交映，玉題相暉。」李善等《注》引張銑：「暉、映，言光明也。」⁴⁷ 因此「𦣻」字所從的「𦣻 / 𦣻 / 𦣻」，不僅是聲符，同時也是表達與光影有關的義符。

其次，「𦣻」所通之「纓」，上博〈三德〉論述天之於萬物自然的興敗，以及人如何知天地人而成遂百事，與《老子乙》言為天下、托天下及〈太一生水〉言天地生成、聖人從事的語境一致。其簡 14、17-15 有「方𦣻勿伐」與「不修其成，而聽其𦣻」，兩次出現「𦣻」字，字形如下：



顧史考 (Scott Cook) 讀「𦣻」為「攪」，解為擾亂。並引《呂氏春秋》〈孟春紀·本生〉：「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攪之謂天子。」為證，解釋後一文句為「不修天地成，而卻聽任人為的擾亂行動，則一切事務反而無法成功」。⁴⁸ 結合上述從「𦣻 / 𦣻 / 𦣻」之「𦣻」與「嬰 / 纓」可以相通，同時《淮南子》〈繆稱〉：「勿撓勿攪。」高《注》：「攪，纓。」⁴⁹ 「纓」與「攪」亦可相通，可知顧氏的通讀與引證有效說明了〈三德〉的「𦣻」字的確應通讀為「攪」，並且解為擾亂，也可以說明簡文的字面意義。然而，倘若再考慮「𦣻」與「嬰 / 纓」、「映 / 景 / 影」等的密切關係，〈三德〉與《老子》具有相同的論述語境，其「𦣻」之讀「攪」，恐怕還有更深層次的意義，非僅擾亂一義可以涵蓋。

換句話說，此處所應聚焦的是通過「𦣻 / 𦣻 / 𦣻」聲，而促使「嬰 / 纓 / 攪」與「映 / 景 / 影」之間產生的關係。在《老子乙》「𦣻」字考釋中，魏啓鵬曾引《莊子》〈在宥〉載老聃曰「女慎無攪人心」為證，指出此處必須讀

47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304。范曄撰，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頁 481。蕭統編，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頁 93、94。

48 (美) 顧史考 (Scott Cook)，〈上博竹書〈三德〉篇逐章淺釋〉，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頁 284。

49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755。

作「攖」，解為擾亂、侵擾。⁵⁰其說與上述顧史考解釋「攖」為擾亂相同。然而「攖」之有擾亂義，或許應該回到學者所引用的《莊子》或《呂氏春秋》等文獻去理解其意義之由。《莊子》〈大宗師〉有一段值得參考的段落：

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郭《注》：「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釋文》：「攖，郭音縈。崔云：有所縈著也。」⁵¹

此處提到「攖寧」，郭象即以「縈」來解釋「攖」，與上述《老子乙》、〈三德〉「縈」聲的通讀情況一致。而《釋文》又引「崔云」解釋為一種攖縈，亦即相縈相連的狀態。如何才是一種攖縈相連？此處提到達至「攖寧」狀態的具體情狀是對於外界的事物，能夠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毀、無不成，亦即對於外界事物的送往迎來、成住毀壞，沒有不完全掌握，而能與物具成的。與此類似的描述又出現在《莊子》〈應帝王〉以及〈知北遊〉的記載中，能藉此更明確理解「攖」字的內涵：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⁵²

兩處都提到至人或聖人對待外物能不為所傷的超然態度，而具體的辦法亦出現類似上文所言「無不將、無不迎」的「不將不迎」或「能與人相將迎」，唯三者表述的程度有所不同，從能夠送往迎來，到不去送往迎來，再到沒有不送往迎來的。然而到底是何種狀態能使人對待外界事物，足以如此既送迎，又能置於送迎之外？莊子在此即以「鏡」作為隱喻，所謂應而不藏的「用心若鏡」，很顯然的，唯有用心如同鏡子之於外物的映照投影，才有可能一方面既送既迎，另一方面又不送不迎，端視若鏡之用心如何看待外物。據此可知，以送迎自如為具體內涵的「攖寧」，其實就是一種與鏡子映照投影功能相同所完成的修養境界，將外物彼此之間透過投影而成雙的攖縈相連著。換句話說，

50 魏啟鵬，〈楚簡《老子》東釋〉，《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簡」專號」第17輯（香港：三聯書店，1999），頁242。

51 王叔岷，《莊子校註》，頁235、238。

52 王叔岷，《莊子校註》，頁298、845。

「攪寧」、「攪而後成」的「攪」指的正是映照投影的作用。

討論至此，通過「𦉰 / 熒 / 縈」聲而出現「嬰 / 纓 / 攪」與「映 / 景 / 影」之間的關連幾近呼之欲出了，「攪」即是一種「映」的作用，反過來說，天地生成萬物一切的映照投影都是通過「攪」來完成的，也因此受到「攪」的牽制囿限。此端看萬物如何應對，是完全與外物之間相互映照、應物不藏勝物不傷的攪成？抑或是受其攪繫擾亂而無法超脫？回到上述學者以擾亂義來解釋「攪」，事實上《莊子》〈在宥〉所謂「女慎無攪人心」的擾亂人心，正在於無法以不送不迎、應物不藏的修養認知來面對外界外物，其時刻與外界事物相攪相繫，而造成內心的擾亂，甚至提出「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攪人之心」，包括人倫社會所提倡的仁義規範都是一種擾亂人心的舉措。外物外事之攪人心，正猶如影子之繫於人身一般，端看人如何回應，《莊子》〈徐无鬼〉亦記載必須「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的回到應而不藏完整如實的映照中，其舉風、日之過河有損，而「河以為未始其攪」，總結出「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回應了上文「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的主張。⁵³ 總的而言，莊子正欲對治這一種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生命狀態，回歸到天地之間自然的映照，唾棄人倫社會中擾亂無謂的攪繫。

確認了郭店《老子》「𦉰」之讀「影」的考釋，以及「影」與「映」、「攪」之間的關係，可以再回來討論傳世本的「驚」。上文已指出「影」與「驚」的兩種文本，其實是涉及「身」、「心」、「影」三者緊密的關係而存在的。「影」作為繫於人身、攪於人心的物質，其作用如同「驚」之驚動人身、驚動人心的直接作用一般，二者雖然用詞涵義不同，詞類一為名詞一為動詞也不同，然而在《老子》文句的語境中，卻共同表達著一個整體相關的思想。上文指出「𦉰」上所從的「睪」有驚顧、驚視之義，而中間所從的「𦉰」有燭光之義。因此「𦉰」所從的「睪」與「𦉰」正顯示了來自這些部件所表達「驚」與「影」在相關語境中的關連意義。進一步言，「驚」蘊含著驚懼、警惕的意義，其實與「影」之於身的重要作用有關。對於自身影子的驚懼、警惕，正來自於身心修養中一種戒慎恐懼的心理。⁵⁴ 兩種用詞在思想理路中完全可以

53 王叔岷，《莊子校詮》，頁 979-980。

54 有關「驚」與「影」思想之間的緊密關係，詳參范麗梅，〈金心在中不可匿——郭店

並存，也可以展開各自的發揮，甚至「驚」藉著「心」的涵義可能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以致於目前所見出土的漢初馬王堆帛書、北大簡，以及之後的傳世本皆是作「驚」的本子。⁵⁵

五、薄擊與映繫的雙重詞義

綜上所述，可知《老子乙》的「繫」，記錄的是「嬰／纓／攖」與「映／景／影」一組關係密切的表述，其與同墓所出〈太一生水〉的「楠」所亦記錄的「映／景／影」，二者思想的表達相關連。可以說同樣表達映照、影像等意義，在郭店各篇相互的書寫中，〈太一生水〉以「央」聲相通的「映／景／影」來記錄，而《老子乙》以「嬰／纓／攖」以及相通的「嬰／纓／攖」來記錄。據此可以推測，〈太一生水〉「楠」字所記錄的「映／景／影」其實也蘊含著相關的「嬰／纓／攖」等映照攖繫的意義。倘若再結合前已指出〈太一生水〉「楠」字記錄的「薄／搏」等迫近交接的意義的話，那麼事實上「楠」正以其特意書寫成的兩種字形，著意記錄了「薄／搏」與「映／攖」的雙重詞義。這兩重詞義，並非毫無關連，查考文獻，二者甚至有平行的訓釋意義。若置入〈太一生水〉的文意脈絡中，二者的平行也能很好的解釋「楠」字所發揮的關鍵義蘊。首先是二者皆有「迫近」之義，如：

寒暑未薄而疾。楊《注》：「薄，迫也。」（《荀子》〈天論〉）

薄蝕無光。高《注》：「薄者，迫也。」（《淮南子》〈精神〉）

薄之柱上而擊之。鮑《注》：「薄，猶迫也。」（《戰國策》〈趙策三〉）

莫之敢攖。趙《注》：「攖，迫也。」（《孟子》〈盡心下〉）

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高《注》：「攖，迫也。」（《淮南子》〈俶真〉）⁵⁶

即指不同狀態之間或某種狀態相對的迫近。其次，二者皆有「交接」之意，如：

敏給搏捷矢。成《疏》：「搏，接也。」（《莊子》〈徐无鬼〉）

楚簡與先秦辱患中的身心試煉》，待刊稿。

55 至於作「驚」的本子與《老子》各種寫本或傳本出現用字增補或脫漏等差異的關係，可參考裘錫圭，〈「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中華文史論叢》2013.3: 7-12。

56 王先謙，《荀子集解》，頁308。何寧，《淮南子集釋》，頁509、153。劉向集錄，《戰國策》，頁678-679。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頁988。

攪，相得也。孫《閒詁》：「畢云：『《玉篇》云：「攪，結也。」』楊云：『攪，引也。《幾何原本》所謂線相遇也。』」《墨辨發微》：「《韻會》：『與人契合曰相得。』梁啟超云：『攪，相接觸也。相得，相銜接也。』」（《墨子》〈經上〉）⁵⁷

亦即不僅是迫近，同時還相互交接。其三，二者皆以從「𢶏」聲之字作解釋，如：

而乃以手共搏之。鮑彪《注》：「搏，擊也。」（《戰國策》〈燕策三〉）為麾下搏戰獲王。司馬貞《索隱》：「搏，擊也。」（《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

好竭水搏魚。王《解詁》：「搏，擊取也。」（《大戴禮記》〈易本命〉）

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以擊之也。（《釋名》〈釋姿容〉）

其名為攪寧。《釋文》：「攪，郭音縈。崔云：有所繫著也。」（《莊子》〈大宗師〉）

纓，頸也，自上而下繫於頸也。（《釋名》〈釋首飾〉）⁵⁸

可知「搏」有打擊、拍擊之意，而「攪」有縈繫、連繫之意。尤其同一部《釋名》，即以「擊」、「繫」相同從「𢶏」聲之字對二者進行解釋，更呈顯二者具有相通的涵義。可以說二者其實皆通過迫近交接，才產生各種打擊、拍擊，或縈繫、連繫。兩種以上性狀的相擊相繫，才促使天地萬物從無到有成為可能，上述所舉文例中，所謂攪得、擊取，其得其取，也正表達了一種生成的取得。結合上述訓釋的詞義，可以整理其平行關係如下：

薄 / 搏：搏擊，打擊，拍擊，擊取，薄拍—迫近，交接

映 / 攪：攪繫，縈繫，連繫，攪得，映照—迫近，交接

簡而言之，此雙重詞義皆立足於「交接」的基本涵義，或通過拍打搏擊而取得，或通過連縈攪繫而取得，其中攪繫更具體而言是通過映照完成的。《淮南子》〈要略〉：「以與天和相嬰薄。」《漢書》〈王吉傳〉：「冬則為風寒之所匱薄。」⁵⁹所謂「嬰薄」、「匱薄」，可以說正是上述「映 / 攪」與「薄 / 搏」的

57 王叔岷，《莊子校詮》，頁 953、956。清·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95），頁 284。譚戒甫，《墨辨發微》（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49。

58 劉向集錄，《戰國策》，頁 1139、1141。（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頁 1204。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7），頁 260。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85、154。王叔岷，《莊子校詮》，頁 235、238。

59 何寧，《淮南子集釋》，頁 1452。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雙重詞義組合成的複詞，雖然用字容有通假的不同，但詞義相通而足以組成詞。尤其《淮南子》〈要略〉的「嬰薄」，表達的正是人與天之間的互動生成，與〈太一生水〉的語境一致，更足以證明其「楠」字雙重詞義的可能。⁶⁰此外，張衡《靈憲》：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庶物蠢蠢，咸得擊命。不然，何以愬而理諸！⁶¹

明白指出天地萬物之形象效度、萬殊情性皆來自於「旁通感薄」、「咸得擊命」，所言「薄」與「擊」正猶如〈太一生水〉言天地陰陽，從單一的太一生水之後，通過水反搏擊而成天，又通過天反搏擊而成地，自此天地又相搏擊而產生一以上、源源不絕的時空與處於其間的萬物。換句話說，〈太一生水〉表達的正是太一與水、天與太一、天與地、神明、陰陽、四時、滄熱、濕燥之間兩種以上性狀的相互迫近交接、搏擊攪繫等等相對待的關係。也正因為有了這種交接對待的關係，才能產生蘊育萬物的動力，完成天地萬物的生成系列。

〈太一生水〉的「楠」既有上述的義蘊，在此還有必要回到前文指出的郭店《老子丙》：「能楠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老子甲》：「聖人能專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為」、上博〈天子建州〉甲乙篇：「日月得其央，相之以玉斗。」⁶²有關「楠」、「專」、「央」的理解。前二者在傳世的王弼本皆作「輔」，學者據此解為輔助義。後一者涉及日月北斗等天體運行與天子等建州建邦國等人事的關係，學者以「央」比對《周易》〈泰卦·象傳〉：「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逕讀作「輔」，亦解為輔助義。然而若進一步查考《周易》〈恆卦·象傳〉：「日月得天，而能久照。」《禮記》〈經解〉：「與

2008），頁 4759。

60 至於其相關的思想內涵，更涉及許多重要的問題，在此限於篇幅，將另篇擴大討論，詳范麗梅，〈映影、薄擊、攪繫——郭店楚簡與上古宇宙觀的身心通貫〉，待刊稿。

61 漢·張衡，《靈憲》一卷，《古籍叢殘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頁 674、678。

62 「相」字釋讀見范常喜，〈讀《上博六》筭記六則〉，「武漢簡帛網」，2007.7.25，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67（2007.7.25 上網檢索）。

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禮記》〈孔子閒居〉：「日月無私照。」⁶³ 即知此字亦可讀作「映」，表達映照之義，更能通透其中的內涵。上述三者理解作相輔、輔助等意義，其實只是一個籠統的理解而已，其精確的涵義應在於如何具體的輔助，根據上述對於「薄／搏」與「映／攬」的理解，其實就在於通過迫近交接、搏擊攬繫映照而取得輔助萬物的生成或建構。傳世本作「輔」其實僅簡單的導向了一個籠統的意義，這一點其實還可以通過異文證實，《韓非子》〈喻老〉徵引《老子》這句話作說明：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⁶⁴

《老子》的「輔」，此處作「恃」，學者爭議頗多。⁶⁵ 然而若根據前後文所說的因乘萬物之常容而引導之，也就是因隨自然所賦予萬物之形體容貌而為，猶如《周易》〈繫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⁶⁶ 那麼顯然的，其與上文通過迫近交接、搏擊攬繫而生成萬物的聲容形象，具有一致的理路。因此「恃」在此處恐怕應讀作「持」，與搏、攬等的取得意義相當，是生成萬物的一種持取，《說文》：「搏，索持也。」《鶡冠子》〈世兵〉：「安可控搏。」陸佃解：「搏，持也。」⁶⁷ 因此所謂「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指的正是一種隨順自然所賦予萬物所應有的聲容形象而攬取、擊取、持取，使之自然而然的生成，不多加人為的介入。唯《老子》行文中「恃／持」與「為」往往換用無別，既言「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又屢言「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然而若能理解其「恃／持」與「為」所表達持取、得為的意義，則亦能體會其用語的思路。《老子》

63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42、84；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846、861。

64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頁 165-166。

65 相關討論詳廖名春，《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頁 134-137。

66 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頁 150。

67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597。黃懷信，《鶡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288。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而其不欲見賢。⁶⁸

以「損有餘而補不足」之規律說明天道，並以爲聖人循此天道就是一種爲而不恃，因順天道之取爲而不加入人爲的作法。若配合〈太一生水〉亦提出「天道貴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於強，責於【弱】」的「【不足於上】者，有餘於下；不足於下者，有餘於上」，以及其天地生成自然的攫取、擊取的論述來看，更可見彼此指示意義的一致。綜上而言，也就能理解與〈太一生水〉形制相同的《老子丙》亦使用「補」而非《老子甲》的「尊」，有意作相互呼應等書寫的用意所在。

總的而言，結合郭店其他篇章的語詞，就字形書寫、異文通假、詞例語境等情況考察，〈太一生水〉的「補」很可能具備上述「薄／搏」與「映／攬」的雙重詞義。上述各詞例中從甫、從央、從寺等字的寫法與用法，儘管多變錯綜，以規範化的文字使用似乎難以說明其何以如此，又何以記錄語言與思想？然而返回郭店整體墓葬的宏觀角度來看，這樣的字形書寫與使用，卻透露了各個篇章所共有的思想基礎，代表了書寫者對於文本內涵有更深層次的理解。然而此一說法，如何能在郭店各篇的論述中取得證據？如何能據此對郭店其他的思想內涵做更深入的理解？又如何將此一思想納入先秦思想的架構中做更廣泛的討論？恐怕還需要回到〈太一生水〉所提出的宇宙天地生成最根本的源頭——太一的意象上去追尋。⁶⁹

六、結語

本文在字形寫法、異文通假、詞例語境等三個層面詳細分析〈太一生水〉的「補」字，以爲其同時記錄了「甫」與「央」所各別通假「薄」與「映」

68 魏·王弼等注，《老子四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頁64。

69 當然，相關思想涉及許多重要的哲學問題，在此限於篇幅，將另篇擴大討論，詳范麗梅，〈映影、薄擊、攬繫——郭店楚簡與上古宇宙觀的身心通貫〉，待刊稿。

的雙重詞義。「薄 / 映」是上古宇宙觀內涵貫通的兩重概念，二者分別與「搏」、「攖」等語詞相關，同時具有迫近、交接等平行的意義，也同時以從「𡗗」聲之「擊」、「繫」進行訓釋，表達天地萬物正通過迫近交接，產生兩種以上性狀的相搏擊、相攖繫（或映照），方能有所攖得、擊取，進而從無到有，形成天地萬物的各種形體。《淮南子》〈要略〉所謂「嬰薄」，張衡《靈憲》所謂「旁通感薄」、「咸得擊命」，正是說明此一雙重詞義、兩重概念的最佳例證。

上古語文與思想的關係複雜，字形對應著語詞，語詞在思想語境中蘊含著詞義。在文本書寫與解讀中，雖然儘量尋求一對一的對應關係，一個思想語境中一個語詞利用一個字形記錄著一個詞義。然而在實際情況中，字形、語詞、詞義、語境各有種種發展演變的可能，包括字形類化、語音相近、詞義相通、語境融合等等，使得其間往往出現多對多的對應關係，因此就提供了一個字形記錄多個詞義的種種可能。若能連繫這些種種的可能，分辨其遠近異同，並且通貫的符應於一個整體的思想語境，必將有助於該思想深入的探索。換句話說，在複雜的思想文獻中，其表達語境本具有的多面向更積極的要求所書寫的字形能夠儘量包含詞義的豐富。因此在手抄寫本相對自由的年代，便允許了複雜的思想、多面的語境、豐富的詞義，寄託於一個看似單一的字形中展現出來，〈太一生水〉的「薄 / 映」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90。
-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漢·張衡，《靈憲》一卷，《古籍叢殘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 漢·毛氏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南朝宋·范曄撰，清·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4。

魏·王弼等注，《老子四種》，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74。

宋·郭忠恕編，《汗簡》，北京：中華書局，1983。

宋·夏竦編，《古文四聲韻》，北京：中華書局，1983。

元·吳澄，《道德真經註》，北京：中華書局，1991。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95。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

清·王先謙，《漢書補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北京：中華書局，2008。

清·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

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7。

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6。

(日)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

二、近人論著

王叔岷 2007 《莊子校註》，北京：中華書局。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2012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白於藍 2006 〈讀郭店簡瑣記（三篇）〉，《古文字研究》第26輯，北京：中華書局，頁308-313。

何琳儀 1998 《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

何寧 1998 《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李宗焜編著 2012 《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

李學勤 2006 〈包山楚簡「郟」即巴國說〉，《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3.6(2006.11): 5-8。

李學勤主編 2010-2012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叁）》，上海：中西書局。

沈培 2011 〈清華簡字詞考釋二則〉，「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1.9，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367（2011.1.9上網檢索）。

- 周鳳五 2004 〈郭店〈性自命出〉「怒欲盈而毋暴」說〉，《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頁 181-191。
- 周鳳五 2005 〈上博〈性情論〉「金石之有聲也，弗叩不鳴」解〉，收入單周堯、陸鏡光編，《語言文字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8-11。
- 屈守元 1996 《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
- 范常喜 2007 〈讀《上博六》筭記六則〉，「武漢簡帛網」，2007.7.25，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67（2007.7.25 上網檢索）。
- 范麗梅 2012 〈金心在中不可匿——郭店楚簡與先秦辱患中的身心試煉〉，待刊稿。本文初稿曾陸續宣讀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之「透視苦難：概念與表述」學術座談會（臺北，2012.8.27），及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臺灣中文學會主辦之「漢字與中文學術傳統」臺灣中文學會第三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臺中，2013.11.9-10）。
- 范麗梅 待刊稿 〈映影、薄擊、攪繫——郭店楚簡與上古宇宙觀的身心通貫〉。
- 荊門市博物館 1998 《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 馬承源主編 2001-2012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 1980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
-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 1996 《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
- 張立文 1996 《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臺北：五南出版社。
- 張立文 1997 《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人道篇）》，臺北：五南出版社。
- 張志聰 2002 《黃帝內經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張岱年 1989 《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張政烺 2008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北京：中華書局。
- 陳偉 2003 《郭店竹書別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陳劍 2011 〈清華簡〈皇門〉「𠂔」字補說〉，《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70-184。
- 馮勝君 2010 〈試說東周文字中部分「嬰」及從「嬰」之字的聲符——兼釋甲骨文中的「癭」和「頸」〉，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世紀出版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67-80。
- 黃懷信 2004 《鶡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 楊伯峻 1997 《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 （德）溫特爾班（Wilhelm Windelband）著，羅達仁譯 2009 《哲學史教程：特別關

於哲學問題和哲學概念的形成和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

董蓮池編著 2011 《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

裘錫圭 2013 〈「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中華文史論叢》2013.3: 1-12。

廖名春 2003 《郭店楚簡老子校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劉信芳 2002 〈《太一生水》與《曾子天圓》的宇宙論問題〉，《古墓新知》，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頁 7-25。

劉信芳 2003 《包山楚簡解詁》，臺北：藝文印書館。

劉 釗 2011 《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滕王生 2008 《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鄭吉雄編 2009 《觀念字解讀與思想史探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鄭 剛 2004 〈是謂寵辱若縷〉，《楚簡道家文獻辨證》，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頁 104-108。

魏啟鵬 1999 〈楚簡《老子》束釋〉，《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簡」專號》第 17 輯，香港：三聯書店，頁 208-259。

譚戒甫 2004 《墨辯發微》，北京：中華書局。

（美）顧史考（Scott Cook） 2006 〈上博竹書《三德》篇逐章淺釋〉，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頁 269-309。

Philological Exegesis and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a Problematic Character in the Guodian Manuscript “Taiyi Sheng Shui”

Pham Lee-moi*

Abstract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 problematic character 楠 that occurs in the Guodian 郭店 manuscript “Taiyi sheng shui” 太一生水. An analysis of this character’s visual forms, textual variants and the contexts in which it appears, suggests that 楠 simultaneously carries the meanings of the characters 薄 and 映 via the respective phonetic loan characters 甫 and 央. 薄 and 映 are in turn related to 搏 and 攪, which, via the phonetic gloss 般, can be interpreted as 擊 and 繫, a conceptual pair rooted in ancient cosmological thought with the parallel meanings “approach/draw near” and “intersect.” Such usage is evident in “Taiyi sheng shui,” and is further attested to by the expression 嬰薄 that occurs in the “Yao lüe” (要略 An Overview of the Essentials) chapter of the *Huainanzi* 淮南子, and by the expressions 感薄 and 擊命 that occur in Zhang Heng’s 張衡 *Ling xian* (靈憲 Spiritual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e). In the course of the discussion, the character 繫 in the “Laozi B” manuscript from Guodian is also considered.

Keywords: Guodian manuscripts, Taiyi sheng shui 太一生水, Laozi 老子, cosmology, excavated texts

* Pham Lee-moi i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t the Academia Sinica.